

秋阳艳芦葦  
◎陈顺源

## 小人书摊的回忆

◎梅九宏

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,几乎没人不看小人书。那时,我在一个小县城里上小学。

学校巷口的马路边上有一个小人书租阅摊位,摊主人称马老爹,约莫70岁,满头银发,慈眉善目。他夏天最爱穿对开门襟的白色中式大褂,好像是府绸面料,平滑有质感,上面有浅浅花纹,像个大户人家的老爷。他还喜欢随身带个二胡,木质琴杆已经褪色,顶端雕刻一只小鸟,眼神凌厉,羽毛细腻可见,栩栩如生;六角形的琴筒似乎是红木的,已有了包浆,暗泛光泽,琴筒一端蒙着薄薄的蛇皮,鳞纹细密,看起来平滑油润,另一端镶嵌着雕花的音窗;白色的马尾弓在阳光下熠熠发亮,弓毛细软柔顺,梳理得整齐平展,弓毛上经常沾染着松香末。其他人都不能触碰他的这个宝贝。

马老爹的摊位不算太小,两个相当于成年人高矮的木质书架,惬意地斜倚在屋檐下,细长的木条将书架隔成一行行小空格,每行空格的中间部位用略有弹性的细绳儿系在书架的两侧,这样100多本小人书就能微微后倾插入相应空格。由于细绳儿的适度阻隔,小人书也稳坐在空格里。

书架前呈u字形分布着三四排板凳,形状各异,高矮不一。有四个人可挤坐的长板凳,有矮矮的小方凳、小圆凳,也有腿足相交可以折叠的小马扎,还有当时较常见的工字型小凳子,说是凳子,其实本是用来绕电缆线之类的线盘,电缆用完后废物利用成为小凳子,那年头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这个小玩意儿,现场座位可同时容纳20多人看书。紧挨书架并排放着一个木箱子,那是马老爹的宝座。箱子是空心的,里面放满了小人书。他坐在木箱上,后背微微靠在墙边,所有来客尽收眼底,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一览无余。他有时拉拉二胡,有时闭目养神,有时跟别人聊聊天。

小人书是图画加文字的一种微型绘本图书,当年最常见的是64开的,手掌大小,学名儿叫“连环画”。小人书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书架上,五颜六色,分门别类,一目了然。而且,题材广泛、内容丰富,涵盖古今中外,既有经典名著,又有战争题材、英雄事迹和传

统文化,还有童话、寓言和神话故事等。由于图文并茂、通俗易懂,且内容自成体系,情节完整,兼具知识性、趣味性、欣赏性,小朋友们常常看得津津有味,流连忘返。

那时我识字不多,如有不认识的字,通过画面及前后文衔接,也能大体猜得出意思,很多历史知识、历史人物得以亲密接触,不少文学名著得以启蒙导读,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浸润着心灵。毫不夸张地说,小人书里住着我的整个童年,承载着我童年时代美好的回忆。曾记得,《董存瑞》《黄继光》等掀起了我们那个时代的偶像崇拜,《精忠报国》《文天祥》等让我们从小就播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,《大闹天宫》《三打白骨精》等又带领我们进入了天马行空且生动有趣的神话世界。

下午放学铃一响,大家争先恐后涌出校门。不少小朋友直奔小人书摊,马老爹放下手中的二胡,起身笑眯眯地招呼大家“慢慢来!不要急!”并依次接过小朋友们争相递过来的一分钱硬币。不一会儿,书摊就座无虚席。有的小朋友来晚了,顺势把书包垫在屁股下,小人书放在双腿上,因陋就简开始看书;也有的小朋友半蹲在地上沉浸式阅读,时间久了,左摇右晃不易直起身子,站起来又无法挪动脚步,原来是腿麻了,只能一动不动地在原地静止一两分钟,然后才像木偶一样缓缓移动。有的长凳上原先坐着三个小朋友,中间的先撤了,两边的都没在意,坐在边上的刚刚起身,长凳立即失去平衡,迅速翘起,坐在另一端的小朋友一屁股瘫坐在地上,引得旁边人哈哈大笑。

马老爹人缘好,他的摊位一直占据有利地形,用当地话说,就是市口较好。对面的马路上,来往行人大声议论家长里短,自行车铃声“咣当咣当”响着,不时有拖拉机“突突突”驶过,夹杂着卖狗皮膏药之类的吆喝声,树上的知了也不甘落后地叫个不停。记得附近有卖农药的,老板扯着嗓子叫嚷,吸引行人围观,“友情”提醒走过路过不要错过,同时,简易的台子上摆放着一个老式收录机,音量奇高,翻来覆去播放夸夸其谈的广告词。录音带里间隔发

出整点报时的提示音,行人习惯性抬起手腕看表,似乎在校对核准时间,其实那只是每天循环往复播放的录音,与实际时间相差十万八千里。此时真有种坐在城门口读书的感觉,但小朋友们可管不了这么多,仍目不转睛地盯着手中的小人书,还常被书中情节所感染。书摊安逸静谧,偶有二胡声做背景音乐,而马路上声音嘈杂、行人匆匆,倒也相安无事各得其乐。西下的太阳把小朋友们聚精会神的神态投向地面,映出长长身影。一旁的梧桐树叶,在阳光下好似镶上一层金边,零星光线透过树叶空隙,像点点繁星洒落在小朋友稚嫩的脸庞。微风吹过,沙啦沙啦,偶有几片树叶,三三两两随风飘落。

看书不觉时间久,摊位进进出出,时有马老爹的招呼声。突然,有个小朋友气喘吁吁地赶过来,原来他刚才还书即走,把书包遗忘在摊位上,家长问起他才猛然醒悟,然后慌不择路地捡起书包飞也似的离去了。还有紧挨而坐的小朋友,趁马老爹不留意,悄悄飞快地彼此交换小人书,这样花一分钱就可以看两本书了。这时的马老爹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眼神儿,然后宽厚地笑笑,顺手拿起他心爱的二胡,眼睛半眯着,悠然自得地自拉自唱,身子随着节奏前后晃动,陶醉在乐曲里。

马老爹特别爱惜小人书,有的小朋友咬着油条想要租书,他总让他们先吃完,把手擦干净,经过验收认可后才能看书。有的小朋友把书页弄皱了,有的出现卷边折角,他总要小心翼翼地边整理平整,边吓唬说下次如果继续这样,就不让他来看书了。

我是小摊儿的常客,马老爹总给我VIP待遇,有时无凳可坐,他会主动腾出宝座,热情招呼我入座,有时还能享受租一赠一的优惠,他喜欢我这样的优质客户,安静且守信。

时代发展,城市更新,各种休闲娱乐方式陆续兴起,那些承载我们儿时快乐的小人书摊早已淡出人们视线,而时光雕刻的温馨与美好回忆仍历历在目。小人书传递的真诚、勇气、坚韧和正义等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,伴随着我们慢慢长大。

## 朋友圈沉默与喧嚣

◎吴莹

心窗  
片羽

某日,你突然脑海里闪现某个似乎已经很久音讯全无的朋友,去翻翻他的朋友圈吧,一条笔直的横线(——)封锁一切。

此刻,你的内心或许片刻翻江倒海,到底何时得罪了这个朋友?他是删了你,还是将你的朋友权限设置为“不让他看我”?你是问候一声“在吗”,还是如他一般沉默——暂留在朋友圈以观后续,或是从此删除他。

沉默着的,是朋友圈的大多数。

沉默,或许因为他有身份,身居高位要职。他们加你好友的时候可能会说:我不发朋友圈,工作原因,不便多发个人动态。从他进入你朋友圈的那天起,“朋友仅展示最近三天的朋友圈”就是他们永恒的“动态”,他永远保持沉默。

沉默,可能他只是对你沉默。除了那一条粗暴笔直的横线(——)隔绝你我之外,更多的“朋友仅展示最近三天的朋友圈”背后,他可能只是分组了你。被分组的你,看不到他的动态,他只让那些他愿意被看到的人收看。

沉默的尽头,是喧嚣。

这些沉默的朋友,或许真的与世隔绝,没有刷朋友圈的习惯。但更多的沉默之外,他其实紧密关注着你的一言一行,他热爱喧嚣着的一切,他如果见到你,可以准确说出最近你都干了啥,吃了啥、买了啥,他熟悉你的一切近况,好似与你形影不离,于是换作你惊喜:原来你还在这里。

喧嚣,可能因为缺啥炫啥。看到别人的自拍有多假,那些长相上的不完美原来都可以通过美颜和修图弥补,那些你望图惊叹的“这人怎么可能长这样!”才陡然明白自己的自拍原来也就是这么假。那些别人换着办法凹造型的美图,你皱着眉头天天刷到烦得很,才知道自己总是发自己的照片,别人该有多不待见!他或许过得并没有那么好,所以总要晒晒在哪里吃香喝辣玩儿,哪怕盗图也要展示自己过得倍儿棒。

喧嚣,也可能他厌倦了沉默的恪守,渴望喧嚣的恣意。朋友圈是镜子,见人,见己,见彼此。

点赞,不是为了点赞,而是社交,是圈子。领导如果发个动态图片,哪怕只是空无一物的天空,下面都会出现一溜儿排着队的点赞和评论,那些平日从不见身影的朋友都会从地底下冒出头来。而你发:我死了!也不一定有人关心。你就是日日堪比李白,人家也觉得是无病呻吟,干吗呀!

那些关系不怎么样的人,甚至不同阵营的敌对势力,他们反而在朋友圈条条互相点赞,为向他人显示“我们看起来不错吧”。

而那些你以为你们关系还不错的朋友,或许朋友圈里你们从来没有互动。你晒的一些美好时刻,他亦杳无回应。

真假难辨,各自明晰。透过朋友圈的猜测,微妙而不一定美丽。

你们看起来只隔了一个手机屏幕的距离,近得在朋友圈手指头一动就可点赞随喜。但你们其实好远好远,因为你们之间永远只有沉默,是你留着 he 或删了他都没太多分别的——无尽的沉默。

不要以为你的朋友圈有千位好友,那个拉到朋友圈最下方显示的喧嚣数据,并不能代表你真正的朋友数量。那些绝大多数通过一顿大桌饭结识而从此不会再碰上面的“陌生朋友”,除了留下一个你根本对不上号的呢称之外,你们互望彼此尽管喧嚣着的生活,也还是回到各自的沉默中去。